



沙坪歲月

南開校園回憶錄

第三輯 學生生活



518222

样

I 251

061

3



CS862095

南開校園回憶錄

沙坪歲月

第三輯

學生生活

重慶師範學院圖書館

南开校友 金粹芳贈

劉鶴守編

重慶師範學院圖書館

校友資料 自費印刷

內部交流 非外售品

南開校園回憶錄

沙坪歲月

第三輯

學生生活

封面題字：喻嫻文

編者：劉鶴守

審校：趙立生、朱文曼

責任編輯：盧葦、徐彩芬

發送：蘇瓊清

1995年 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800

目 錄

第三輯 學生生活

寄英茂	齊邦媛(1)
致徐國棟	王 懇(7)
致劉鶴守	陳永江(10)
美國書信	何曼德(12)
斯宇“顯敞而寡仇”	南德恒(14)
小聚憶南開	戴宜生(17)
少年往事如陳酒	王慶淑(18)
回憶與聯想	王中直(21)
鄉下來的女孩	孫啓祿(23)
“運命唯所遇”	楊慶道(25)
南開給我的很多	蔡文寧、雷仲眉(27)
生活在南開	萬 光(29)
一刀切、清一色	劉 龍、孔德諄(32)
南開是“貴族學校”嗎?	王敏之(34)
母校的衣食住行	潘大陸(38)
沙坪瑣事	陳 寬(46)
飯廳取樂	劉 龍、孔德諄(49)

唉，雙巷子的擔擔麵啲！	狄源滄(51)
“走私”遇險記	王敏之、劉 龍、孔德諄、楊慶道(53)
藍“美”、紅“美”	蔡 恒(57)
話說光頭	李乃彪(59)
家在重慶南開八年	盧國琦(61)

跑警報及觀空戰	李漢浩(69)
紅燈籠和紅月亮	王敏之(77)
空襲的日子	崔 玖(79)
戰火年華	周幼松(81)
躲夜襲	萬傳斌(84)
小偷之言	于榮午(86)
游泳救人	胡燕鵬、劉文圻(87)
半夜失火	于 風(88)

往事如烟	孫開遠(89)
漫憶讀南開	丘第榮(96)
舊事掇拾	萬傳敷(100)
初入校門	張守怡(111)
“小伢子”	孫 如(113)
童心	潘大陸(116)
綽號	袁從禕、張本師、曹仲華(119)
芳名	何運沛(123)

愚人節	管 瓏、鄧林欣、韓琍麗(125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由買牙膏想起·····	韓琍麗(127)
無聲唱歌·····	曾百里(128)
“充公充能”·····	林同坡(129)
淘氣史·····	賀俊修(130)
幫腔記趣·····	萬傳斌(131)
記得當時年紀小·····	萬傳斌(133)
惡作劇·····	曾百里(134)
鍋爐的開水變了滋味·····	張本師(135)
盜碗記·····	萬傳斌(136)
半個世紀前的一樁“搶劫案”·····	王鐵生(138)
瞬息猶在·····	樓 格(140)
魚池偷釣·····	汪君杰、曾百里、方浦生(142)
百花園裏賞百花·····	祖 容(145)
風滿樓憶舊·····	吳士琦(165)
范繼淹的雙行泪·····	喻齡居(167)
附：甲子中秋懷繼淹兼思永福·····	蕭輝楷(170)
校園裏的“文藝巨星”·····	
····· 徐東濱、劉文圻、朱永福、	蕭輝楷(172)
我家就在小龍坎下·····	管 瓏(179)
“小陳，加油！”·····	許光澈(182)
憶世良·····	陳美鑒(185)
憶毓芬·····	李吟芳(191)
姐姐黃昭實彌留之際·····	黃曾沅(193)

男高中食堂的“八大金剛”	張守怡 (56)
吃食堂的小動作	李耀祖 (58)
泥菩薩	秦志宏 (85)
“實用英語”	李漢浩 (112)
假日	唐 應 (115)
申名字	林同坡 (118)
魚池之戀	喻天璽 (122)
女生心事	曹仲華 (124)
打架	胡樹杰 (141)

附 錄

本書繁體字版本字體選用說明	(19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寄 英 茂

齊邦媛

夜已經深了，我仍在燈下坐着，想念你。

想念那 50 年前，頭髮烏黑、眼睛清亮、笑聲響亮的你和我。

這封信裏的每句話，在心中盤旋了許多年，必須化成文字才能到達你的眼前，而你，大約必須戴上老花鏡才能“聽”到我。生死契闊的 50 年啊，別後的話蜂擁而至，爭先恐後地要傾訴在紙上，竟不知應如何落筆才好。30 年來，我已全然不寫抒情自述的文章。但是，想到南開，想到那六年中“共此燈燭光”的你們，靈臺恢復澄靜，半世紀隔別中的成長、奮鬥、獲得、失落都可在此燈下跨越，重回山城小鎮，再聚在升旗臺前。

去年夏天，在滿城蟬聲的臺北，我收到南京編印的南開《43 通訊》第 5 期，讀到王世澤學長寫的《關於級歌》一文。記得我曾被選撰寫級歌，但後來“敗”給男同學所撰、比較有學問的歌詞。當年我那幼稚多情的歌詞“梅林朝旭西池暮靄，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，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，別母校何日重歸來”如何落選的，我早已忘記，但那落選的心情，至今清晰記得，可以稱之為我生命中一大挫敗。在受彤樓裏我們教室與宿舍已在傳唱，而畢業典禮唱的卻是古意蒼然的“數載弦歌輟誦聲，紛飛勞燕漫飄零。……搏

九萬，氣凌雲，奮鵬程，破浪乘風勉自今”，是一個男生作的（不是我的師兄孟憲揚）。記得那時我們排隊站在大禮堂前排，我同班死黨緊抿雙唇不唱，有幾位半是氣惱，半是惜別，竟然哭泣起來。那個 80 多磅的我，很有英雄氣慨地站直了瘦軀，“挺”過了磨練。那一夜，在排滿了 18 張木板床的宿舍，我哭着入睡。穿過了半世紀的風雷雨雪，有時我仍會想起那場挫敗的心情。自己已半世為人師，深知在 1943 年那個時代，成年人當然該選那首較沉穩的歌詞，雖然它比較老套，比較沒有高中女生喜愛的“個人色彩”，但是代表兩三百人的級歌怎麼可以朝旭暮靄的，從南開中學畢業是很莊重的事啊。“只是當時已惘然”，如世澤兄文中所云，在家都是十多歲的孩子，直接的反應也是孩子氣的，卻是值得回憶的。

除了級歌事件之外，在南開五年半（我初一下插班入校）的回憶，幾乎都是恰如其分的青春歲月，可以帶點驕傲地對今日的“新人類”說：“我們年青的時候啊，那個時代……”

那是怎樣的時代呢？綿延至今，20 世紀即將過盡，我們仍然有血有肉地活着，甚至跋涉萬里回到沙坪壩開畢業 50 年紀念會，圓一場驟然切斷的舊夢。看着他們帶回的照片時，真像是一場猜謎晚會，即使努力撥開歲月深刻的皺紋，也找不到多少當年的容貌，幸虧一些個人的特徵還依稀可辨，這嫻靜端莊的是大毛，輪廓秀麗的是邢文衛……但是這一位怎麼可能是曾憲恩？她的歌聲曾繚繞在我全部的初中記憶裏！但是那時我們都只有 15 歲！她的歌聲因為

在南開那樣真正提倡德、智、體三育的中學才會被重視，在那個全無任何音樂資訊的抗戰歲月，她與朱世楷的演唱會每次都使大禮堂爆滿，窗外還有人佇立傾聽，她唱的《花非花》，朱世楷的《都納故鄉》在我心中無人能比。它們象徵那些年在南開的時光：充滿了文學、藝術以及對外面世界的憧憬。那時在重慶，日機不斷地轟炸，物資缺乏，抗日戰爭失利，“轉進”的消息頻頻傳來……

那是怎樣的成長經驗啊！直到我們畢業分手，國家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中。南開是規定全體住校的，你和我曾經無數次在警報聲中排隊疏散郊外。有月亮的晚上，淒厲的警報聲會將我們喊醒，大家無聲地起來穿衣，跌跌撞撞地牽着扯着奔向熟悉的山徑躲避，有時在朝旭中歸校。王文田老師，我們最敬畏的主任，總是那麼冷靜地雙手抱胸在樓門口站着，好似她從不害怕，從不疲乏，從不思春也從不悲秋。她唇上那一抹微笑，在我們粗淺的見識裏，很像教科書上埃及獅身人面像的表情，給人一種難以挑戰的安全感。沒有了她，受彤樓的生活史必得重寫。1968年我第二次作交換教員到美國，居然鼓起勇氣在紐約找到了王老師，在她公寓的通道裏，我囁嚅地說：“老師，您還記得我麼？”她立刻說：“你們那班淘氣包啊，我怎能不記得！”在通道中，師生執手，竟都流下淚來！進入中年的我，似乎才明白，在受彤樓前升旗時訓斥我們“頭上冒烟、心裏長草”的冷峻面孔下面也一樣有淚有笑。鄭家駿和哈哈（程克信）說今年3月要去接王老師到堪薩斯住一陣子，和小毛、敦弗等團聚一番，50年前大約沒有人有這個膽子。而

“一九四三春風遠”矣，萬里異鄉師生相聚，大家都竟已垂垂老了，嚴師也恢復了慈母的形象。

我們高二還是高三那年，長沙也失守了，大火焚城之後延燒到貴州，重慶救亡圖存的精神到了沸點。我們的李抱忱老師發起到市中心開千人大合唱音樂會，我們幾乎全參加了，每天在沉重的功課之餘都去練唱。記得有一夜已熄燈，我由夢中驚醒，聽見遠處音樂教室傳來合唱：“月兒高挂在天上，光明普照四方……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裏，想起了我的故鄉……”我披衣而起，到走廊窗邊去聽。半世紀過去了，我清晰地記得那歌聲帶來的悲涼，家國之悲在一個18歲青年的心上烙下永不能磨滅的刻痕。我日後讀書、進修、教書、寫評論文章時都不免隱現那月夜歌聲的感動，很難達到太上忘情的高超冷靜。你還記得否？那一夜我們從千人大合唱會出來，學校用幾輛軍用卡車載我們沿嘉陵江回沙坪壩，在一個轉彎時，後面的門板鬆落，我們全部跌落地面。因為疊落一堆，似乎沒有人受傷，只聽一陣喊叫，爬起來去追車子。掉下去時被壓在最下面的一位男生姓胡，是南開的著名鋼琴天才，我居然去拉他起來，急切地問他：“你的手傷了沒有？”這些年中，我有時會想起他來，名字都忘記了，不知他作了成功的鋼琴家否？你和我一面追卡車一面笑，那一夜的嘉陵江在月光下美如仙境，戰火陰影下的青春也是充滿了歡笑的。

不僅歡笑，那些年也是精神上最富足的。孟志蓀老師教了我們兩年高中國文，我們高二那年南開創舉，開了一些選課，文科居然有一年詩選，一年詞選，我不僅選了兩

年，也如醉如痴地全神貫注了兩年。在那個時代，背書仍是教育基礎要求，我都甘之如飴，常和余瑜芝兩人比賽背的速與熟，在沒有今日所謂娛樂的環境中背詩詞成了我們幾個人的最大娛樂。日後在武漢大學我宿命般由哲學系受朱光潛老師召喚轉入外文系，且以此作了終身事業，但在南開高中時期，孟志蓀老師的啓蒙、教誨和有深度的指引，是無法用感恩二字說盡的。我一生追慕文學中深邃的境界，終身可以在此安身立命幾乎全可溯源到高中三年孟老師的課堂上。深得臺灣青年喜愛的《未央歌》作者鹿橋（吳納孫，大約是 40 級吧）在他的《懺情書》中也引述了孟老師深邃的影響。上個月鄭家駿爲他的防癌新藥在臺灣製成普濟衆生，43 級同學有數次促膝長談，在沈鐸家中他學孟老師上課說話的樣子，也說到老師對他這純自然科學研究者心靈的意義。孟老師 1978 年 11 月已逝世了，看孟憲揚師兄的通訊才知道。老師晚年生活如何？葬于何處？祭拜之心常在念中。我們在 50 多年後仍以這種孺慕之情想念他，且也已將今天努力成果獻給他，獻給南開操場上用草皮種出的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異”校訓，獻給曾居住在我們魚池旁、有時清晨沿着小路散步、偶而摸摸早讀同學衣服穿得夠不夠的張伯苓校長。記得校長常在記念周講話說：“你們走出校門，不穿制服也要讓人看出南開精神來！”南開精神是什麼呢？是功課的高水準，是運動的全國聲譽，是全體住校的大家庭感情，是師生間的依戀……50 年來，我也常常評估思量。其實簡單地說，那精神只是，一些人在民國初年萌生了渴望國富民強的理想，用辦教育的方式實現

這個理想，而我們在抗戰最艱辛的六年中，有幸成為那大理想的小環節。在戰爭的顛簸中，更多不同籍貫和家世的學子來到戰時首都，進入了南開。戰後國事巨變，我們播散更遠，南開精神因此超越了創校時北中國的地域性，建立了全國性的聲譽，有波瀾更壯闊的影響。

我在武漢大學（當時遷至四川嘉定）外文系畢業後，在一偶然的機緣下來到臺灣，深受海島風光的吸引，進入臺灣大學作助教，在此結婚、生子，漸漸由講師、副教授到升為教授，暢暢快快讀了一生的書。其間曾多次去美國進修，歐美作訪問講學、開會、旅遊，但直到去年6月才第一次回到大陸，匆忙成行只為去與武大好友魯巧珍（南開42級，我在武大處處受她照顧）訣別，因她患肺癌已至末期。在她上海病榻旁重聚又永別，內心十分悲痛。回到遼寧故居，片瓦未存，祖墳夷平，真正是茫茫歸鄉路。路經北京只見到呂文鏡和瞿寧淑兩位，賴叔穎未能見到。因心情惆悵深重，匆匆回到臺灣。幸好在臺北我們仍然有許多可做之事，雖已退休，研究工作與寫作仍舊忙碌，能如此度過一生幸可告慰。希望以後能再有勇氣去大陸，在較好心情下看到更多老友。也許我可以在下次出國時去加拿大看到你。

英茂，恕我遲遲才給你復信。初接到你的信時，我興奮許久，當年一切美好的、困惑的、可憾的記憶都隨你的信潮涌而至。我們曾一起傾聽的歌聲，歌聲後面的現實人生，又都縈繞心頭。你還記得麼？畢業那年夏天，大家等着聯考放榜，我們去重慶城裏看你，五個人手牽手往車站

致徐國棟

王 愬

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你的名字和你少女的風貌。你留着典型的南開女生的髮式，面孔略圓但又有着一個秀氣的下巴，眉目細長，雙頰紅潤，口音中帶有南京味。而最動人的地方是南方女孩所特有的文靜……

對中學時代的伙伴們，有不少確實是連名字帶容貌都淡忘了；但對另一些卻有着清晰的記憶，這種記憶有時由于幾件或一件淡淡的小事而變得不易消失。那時我發現你的字寫得工整好看，問你：“徐國棟，寫字怎麼才能寫好啊？”你用你那南京味的普通話告訴我：“上緊下松，寫字的祖

走，突然一輛吉普車過來，把我們衝散。驚魂初定時，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：“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，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，牽着的手被人從中衝開就是分散的預兆。”

這些年中，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。那預兆可真準。這麼徹底的分散，天南地北各自過着無從存問的日子！孟老師教我們背的顧貞觀的《金縷曲》開篇語：“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生平萬事，那堪回首。”

言不盡，而夜已深了，燈下坐着，想念你，想念我們共同的青春歲月。邦媛頓首。1994年1月31日臺北

《43通訊》7期刊出，《四四萍踪》73期轉載，1994年9月

宗！”這句話連同你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了。以後多少年，碰到什麼寫字、書法，我都會想起你和你的這句話；甚至，當我教自己的子女寫字時，也把這句話傳給了他們。

我們對當時的南開生活有深刻的印象，這首先就有着歷史上的原因。那時，我們的祖國正在受難，多少人生活在日寇鐵蹄之下，而我們卻能在山城的一角比較平靜地接受了完整的中學教育，而這個教育又是非常嚴格、標準的。

一些同學仍記得我在南開演話劇的事。在初中時，不知怎麼的，我被老師挑去演戲，而且是演男角。老師把我的頭髮剪短，用凡士林拼命往耳後粘抹，看着還不象男的，又給我畫上小黑胡子。那時的我們，哪敢違抗老師之命，於是，我就上臺了。演來演去，我簡直成了南開舞臺上的“奶油小生”。一直到高中畢業前演出《飛花曲》，我才演了個女角。相反，男生班演出的話劇，也是由那些光頭男生（當然裝上假髮）演女角。多可笑！但這是必須嚴守的規矩。話劇運動是南開的傳統，而這個傳統中卻有一條不變的紀律：只有在教職員參加的情況下，男女學生才能同臺演出。夠封建，也夠嚴格的了。但是，也就是在這種嚴格的教育下，我們在學習上掌握了各學科的基礎知識，終生受益。

來信說我曾寫過什麼“江南二月天……”，我都不記得了。不過，那時，我和其他有的同學一樣，小小年紀，卻要經常受着思鄉、思親之苦，我當時非常懷念故鄉北京和困留北京的母親。愛讀老舍、冰心等作家的作品，以寄托這種感情，有時也喜歡寫上幾句，這恐怕就是“江南二月天”的由來了。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少年，便要承受思鄉、思

親的感情負擔，這可以說是南開生活的另一個內容吧！

我 1945 年從南開畢業後，入昆明西南聯大，北歸在清華大學。1949 年畢業後到現在，就沒有挪窩兒地一直在北京工作。既無大起，也無大落。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，我是其中一人。說不定哪年哪月哪日，我曾在王府井大街與哪位級友擦肩而過，也說不定與哪位級友一起擠汽車，還踩了腳，但彼此未認。這就叫做“咫尺天涯”吧？

今將我幾年前譯的一首詩寄上。用他的詩本不能十分貼切地表達我們的思想感情，但當我和級友們一起回憶南開的生活時，卻常常想起這首詩來。拙譯如下：

箭與歌 （郎費羅 1807—1882）

我把一支箭射向天空，
它落在地面，不見踪影。
箭飛得那樣快，
目光怎能跟上它的飛行。

我的歌聲飄向天空，
它落在地面，不見踪影。
誰有那麼敏銳的目光，
能跟上歌聲的飛行。

好久以後，在一棵橡樹上，
我找到了那支箭，仍然完整。
至于那支歌，它從頭到尾，
珍藏在朋友的心中。

《四四萍踪》43 期，1988 年 6 月

致劉鶴守

陳永江

看《萍踪》最大的樂趣在于“重溫沙坪舊夢”（借用 W 君語）。由于各人情況不同，所憶之事當然千差萬別。我的回憶片斷收攏起來，就像看“意識流”的小說一樣，往往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位同學身上，在思索中來一個定格，真是歷歷在目。前周孫步相兄來，告訴我阮伯英老師尚健在。我們學音樂的啓蒙老師，教我們唱《叫我如何不想他》，還有“誰家玉笛暗飛聲，飛入春夜滿洛城。此夜曲中聞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園情”。這首歌的疊句十分動人，由此我知道了黃自。還記起了和董乃興議論這首歌的情景。去年 11 月中旬路過湛江，在李耀祖兄處，他姑娘翻看《萍踪》一集，看到我們的級歌，問她爸：什麼是“休歌折柳，莫賦蒹葭”……又高興地說：“啊，原來張道真教授是爸的同學！”折柳之曲屬於我們的回憶，而張道真兄的教育事業則遍及我們的子輩了。（以上爲回憶之第一片斷）

偶而看到空戰之類的書，想起了艱難的 1939 年。我們初中三年級時，逃警報，往往夜出晨歸。我同陸邦楨兄住對床，是一個“對子”（我記不起當時的語言，只好用現代詞語）。號聲一起，他就拿席子，我就拿毯子跑到楊公橋附近的農家打谷場上，先是聊天，然後就打呼，好幾次都是不知東方之既白。這情景不知遠在加拿大的陸兄還記得否？